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七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52/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七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8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七五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夏桂洲先生文集十八卷年譜一卷(二)

〔明〕夏言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一年吳一璘刻本

一

朱福州集六卷

〔明〕朱豹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一年朱察卿刻本

一二八

過庭私錄七卷泉亭外集一卷

〔明〕吳鼎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一年吳遵晦等刻本

一八九

半洲稿四卷

〔明〕張經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六年司馬泰刻本

三二九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十八卷

〔明〕林希元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八年陳臚聲詒燕堂刻本

四〇九

夏桂洲先生文集十八卷年

譜一卷(二)

〔明〕夏言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一年吳

一璘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桂洲集十

八卷》提要

夏桂洲先生文集卷之十

閩清漳後學林

後學鄭大璟

外裔孫吳一璘淑采甫重校

序

送湯君而栗補化州序

正德庚午湯君而栗與予同舉於鄉其器資明粹
抱負不凡儕輩咸以遠大期之予尤加心敬焉乃
連不得志於春官至嘉靖癸未以親老須祿養始
謁選於銓曹考據優等得守廣之厓州厓居大海
涯洲文集 卷之十六 一

中去京師餘萬里卽漢之珠厓郡地黎徇番蠻雜
處而環居宋嘗改厓爲吉陽軍是爲逐臣貶所在
我 明亦號爲遠方君筮仕得此人爲之弗堪焉
君曰吾方志於惠人而後不媿其有祿又何地之
敢擇卽慨然而往及抵厓數月而政通朞年而化
孚三年而俗易他如作隄防以捍海寇製衣裳以
變椎結卓異之政有不能盡書者於是五嶺以南
諸郡之理莫厓若焉而君之名稱始大著監司守
臣旌書獎檄交發而沓至且將聞干 上請增祿
祿而君以憂歸矣厓人去君至今如脫乳於慈母

焉今年以起復赴闕居無何再補廣之化州化州
瀕海即秦之象郡故為夷俗雖久被禮教而吏若
難治者猶大庄也人又弗堪焉君曰吾初得里有
志而未之信今幸有所試矣何化之足辭即欣然
以往予聞之而喜曰厓州之政君可謂踐言矣獨
化否邪吾茲慶化人之遭也嗟夫今世之願仕者
恒以中土為善地而用人者亦以是示私焉至欲
求愛人之政不朽之業炳然照耀於來世則往往
於夷荒僻遠之區有徵焉此有志之士所以寧為
此弗為彼也方今 聖天子在御宵衣旰食汲汲

梅洲文集

卷之十

二

焉求守令之賢且將越常格以登用之而未得其
人也君往哉他日化州治行當為天下第一則君
雖欲終身馳驅於嶺海間不可得矣予尚拭目以
俟會同鄉諸大夫謀有以贈君遂強予書以為序

題百壽圖序

牧菴魏公以子給事中良弼貴嘉靖庚辰冬受
封如子之官今年八月公壽躋六十給事君屢謀
歸省圖及辰拜慶竟莫之遂蓋君自拜諫官多所
獻納持正務大體棘棘無少阿徇比奉 勅簡閱
國營兵馬委寄甚重軍中弊端叢集如蝟莫可爬

梳君蚤夜孜孜刻剔殆盡驕將悍卒斂手就格
軍為之振肅間嘗論列時政每每觸諱少所顧
上兩下之詔獄尋復釋之君屢挫而氣益振上
察君忠讜默加眷注頃出獄纔幾日即拜君禮科
都給事朝野稱頌以為 上之崇獎直節往類
此君感 上恩遇奮起思報自是遂不敢言歸第
自念不能緘默苟容而忌者日肆羅織傳聞鄉間
將貽牧菴公之憂用是頗大懼頃鄉人至牧菴以
書貽君曰爾朝廷事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矧
聖天子在御比德堯舜有君如此寧忍負之宜盡

桂洲文集

卷之十六

三

瘁報國無以老身為念至於升沉通塞自有定命
不當以利害置胸中爾其識之君捧讀喜甚走告
於予予曰賢哉而翁斯言也可以訓矣豈獨子當
收聽之哉君奉公書教力務舉職自是益不敢言
歸頃因公初度屆期君悵望雲舍無絲稱觴為公
壽乃繪圖以泥金鈎勒壽字一大可五尺許采古
諸家篆籀及道經釋典天書雲章蟲魚龍馬科斗
鍾鼎之文共得百壽書填於鈎勒間丹碧間錯雲
霞輝映燦然燁然如天孫雲錦光采奪目亦奇觀
也歸而掛諸高堂之壁公諦觀之能不為君一解

送少司寇朱南岡先生得請養疾還鄉序

嘉靖九年冬南岡朱公以巡撫湖南副都御史召
推溯文集 卷之十六 四

卷之十六

四

人爲少司寇明年以雷擊午門樓瓦卽上疏求去
位今年秋以彗復出東又上疏力求去上皆溫言
慰留之比感風淫得末疾在告纔月餘一日復上
疏乞去辭益力疏入鄉曲僚屬無一人知者上
覽詞懇切重違公意允之仍命有司俟公疾可即
具奏起用益異數也 命下朝之公卿相與愕然
曰南岡公體賦豐健雖疾未甚少卽便安良藥食
旬月且愈何遽求去之確如此又相與慨然曰
岡公端亮朴茂執德不回昔爲御史抗論權勢
爲大臣恥屈貴要風采論議棘棘侃侃直道正

風若公者豈可令一日去朝廷邪越數日公戒行鄉之大夫士咸出送都城門外於是相與執公之袂而言曰今之爲大臣者視去其官不啻嬰兒之奪乳病不至臥牀蓐貼危未肯開口乞身去甚則爲人指摘平生短長使聽之者髮豎背汗若不能一朝居方且悻悻然奮其頰舌與言者爭勝負幸而天子不卽擯斥則復偃然就列無少顧惜又或依阿澆淖漫漫不可否事惴惴焉保其祿惟恐失之今公立朝正直不防方爲明天子所倚重士論翕然交與而僅以微疾亟投疏丐休去不俟終

桂洲文集

卷之十六

五

日無幾微戀祿意豈非廉靖知出處大節屹然古
之大臣哉公之歸誠可爲吾鄉榮矣先是同鄉諸
君嘗造予曰南岡公行公可無一言茲敢以所聞
於朝之公卿及諸君云者書之以爲南岡公贈
壽許太夫人八十序

壽許太夫人八十序

箕昏中之詒朝許襄毅公夫人設帨之辰也夫人子少宰函谷公誥大司徒松臯公讚時竝立於朝爲聖天子所毗倚不能以朝夕去左右而夫人領其少子武選公論食養于家二公謀諸少司徒申臺張公曰詒也母王傅高公進之元女也而都

司諫斐之姊也以先公貴階一品夫人焉以諸兄弟貴進階太夫人焉生丈夫子六人而誥也長司徒以下皆通籍朝士矣孫且九人與五曾孫皆頭角嶄嶄業不失爲箕裘矣母年今八十諸福已備則徵於天也不乃厚乎我諸子亦旣徵福於我母也不乃厚乎茲欲爲壽焉念無以藉手也惟公患微福於先君爲私于中朝名公得一言爲許氏焜耀則誥也兄弟實大幸哉絲是諸公卿聞於申臺公咸作而嘆曰猗歟夫人益人瑞也求之宇內其不能一二數矣於是太宰汪公少宰周公口大人

桂洲文集

卷之十六

六

秘儀景霄撫有貴室淑慎婉婉惠問宣著而果修之虔沼沚之共允矣其嬪則也語所謂禮義得天而齒年世數所繇致者非與少宗伯湛公顧公曰粟毅博綜深挾滄泓汗瀾發爲文章鸞龍睢渙拾芥甲第鎮薨宰執斯非其衣績有賴何以得之大司馬王公少司馬錢公黃公曰襄毅信威穹幕偉竝燕勒抗志權奸屹若砥障風槩固自天授而婉佐之力不可誣者大司寇王公少司寇朱公聞公曰諸子咸以自騁驥跡於千里仰齊足而竝馳皆不家食矣則朝鼎而暮鐘出關而入鞠坐承天坐

於無窮此非所謂適欲而使壽生年以之而得者乎少司空林公曰少宰司徒竝才爲時出方思長世之德導先皇輿以登三而咸五若徵以傳類姓文之自則德之無媿也過於趙孟遠矣又何患於不年御史大夫王公大廷尉周公暨同僚諸公則又合詞曰媚媚諸孫蘭茁其芽皆欲庶乎袁楊之徽所謂有胤在下百世祀焉者非絲於導迎善氣神靈篤厚之乎申臺公以同鄉故乃偕少司徒王公獨殿之曰歲時新晴御輿升軒周覽乎家園芳樹列白雲多壽觴舉慈顏和一喜一懼起舞

桂洲文集

卷之十六

七

抗歌人生安樂孰知其它詩曰永錫難老蓋信乎難老也旣乃拱揖予曰公其謂何吁予亦何言諸公皆已捧言詩之純嘏書之五福傳所謂義順仁正吉祥善事亦旣盡之矣余雖欲頌焉其能有加乎諸公唯是與二公重有世好義當爲諸公執役敢梓櫨諸名言而敘列之歸之二公請以爲太夫人壽

送大宗伯甘泉湛公之南都序

嘉靖十二年秋七月五日丙午甘泉湛公以禮部左侍郎拜南京禮部尚書命下公卿交口相慶曰

聖心之簡注士論之允諾茲可爲天下得人賀矣
公卜曰戒行李將陞辭就道乃八月十五日恭遇
皇上萬壽節留都暨四方守屏表賀者且至公曰
彼身處江湖萬里外猶馳驅闕廷罔敢後矧予尚
在左右詎可遙邁邪遂弗果行及期公夜半鳴珮
以入拜殿前舞蹈獨揚嵩呼之聲雷發識者知公
忠戀之志越七日始面辭以行九卿長貳諸公相
率餞于郊且合辭徵予言爲贈予不敏亦曷敢辭
先是公拜命之日有言者曰甘泉公少讀六藝之
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尊表濂洛關閩之學出入
桂洲文集 卷之十六 八

老佛之宗士執經問業者彬彬滿門下固蔚然號
一時儒宗矣今 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欣欣
然想望唐虞三代之盛而相與佐理之者實惟五
六大臣朝夕是毗若甘泉公豈可一日去 朝廷
左右又曰甘泉公文章浩浩乎人莫涉其涯容貌
充充然人莫測其端醇如泊如弘和以舒默守乎
道義之樞宐乎入相 天子坐而論道以燮調陰
陽幹運元化庶幾霖雨我生民茲以大宗伯居南
都無乃非所以處公邪予曰不然 國家建兩都
游周典設官南北無以異也今 天子聖神德範

堯舜大臣承式之不暇而無事乎所謂匡救者則
內外上下維 天子使卽去左右猶夫在左右也
前者介谿嚴公以少宰往北者鳳山秦公來爲司
空凌川王公來掌中憲或北而南焉南而北焉孰
非 天子之休命亦何有於遠近疎戚之嫌昔周
公居東召公居西彼皆所爲相天下而顯其君者
固不拘拘於內外出入之間而經營四方典司政
本古之人未嘗擇也且古今言相業者宜莫如臯
夔夔契考其職任則今之六卿之事也夫不欲爲
臯夔契則已苟欲以臯夔契契自爲則亦何貴
桂洲文集 卷之十六 九

於世之所謂相者哉且周禮建六官以均擾和平
予邦國而皆曰佐王我 聖祖立法盡舉天下之
政以分屬六卿而弗專宰相之權者其責任之重
意固如此言託於甘泉公寅案之末者且三年方
朝夕資公以助不逮今且遠去是則不能無介然
於懷耳乃若二人者之言則非予所知亦或者非
公意也於是羣公躍然起而觴公曰宗伯之言真
可爲南宗伯贈矣遂書以爲序

慶封兵部職方司主事胡公暨太安人雙壽
序

翰林編修胡君用甫其尊翁職方公今年七月壽
七十其太安人今年四月亦壽七十邑里族
姻交賀咸奉觴上壽或曰父母俱存聖賢固以爲
第紫之首而王天下猶不與況今俱存而俱涉耆
羊俱榮顯封者乎若古之君子而得此則其爲樂
將又不知其何如矣胡翁胡母何徵天之厚如此
耶余聞之曰造物者豈獨不啻鍾於二人蓋有道
焉而鬼神莫之違也職方公與安人和儀而柔正
於禮之善物者舉皆尚之是所謂維德之行者也
靜好之和偕老之誠聞之祝之神之聽之也固有

桂洲文集

卷之十六

十

素矣周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此于羽所以決
三大夫之必至者繇是論之則胡君今日竝有怙
恃之樂顧豈偶然者耶然天下之爲人子者孰無
是願乃往往不可必得嘗試以古人之所得求之
二人而較其有無則胡君之爲樂殆不可以尋常
觀矣慈則曾參孝則華元上終天性之愛下無嫉
虐之戚而未免傷性之悲感月之嘆此王駿之所
有而職方之所無也灌園粥蔬以供朝夕牧羊酤
酪以待伏臘遠覽王畿近周家園絲竹駢羅抗音
高歌此岳母之所有而胡母之所無也堂高祿厚

甘毳自致席長筵列子姓烏紗象服暉映福榮玉
枝板輿池館登歌南陔下管白華稱壽以
獻觴咸一懼而一喜舞備欄戲鳥雛日遲景舒以
相遊於百四十之天孺色益增慈顏益酡此則元
振王溥與用甫之所同也胡君既去古人之所無
又兼古人之所有則夫爲樂詎可易視哉昔韓子
謂歐陽詹曰父母之心亦必以有得爲榮詹在側
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
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者也用甫方以官侍從
不得獻壽爲不悛以是言觀之則職方公安人之

桂洲文集

卷之十六

十一

樂固有出於用甫所思之外者矣用甫惡以是
爲歉歉哉君求于文子以爲此人子之大樂可賀
也乃不辭而序之

慶強菴曾君六十壽序

嘉靖甲午仲春廿日余鄉兵科都諫曾君汝誠甫
躬躬焉握一牘再拜余於南宮贊治堂而固請曰
忝長兄怡字民悅別號強菴先中憲公之冢子也
先公棄背時忝子方八歲忝亦呱呱在襁先恭人
梁氏寡居寔見繼母兄孝友篤至事上育下克敦
克諄故先恭人安其孝忝兄弟忘其爲孤以底意

今日既又曰兄爲人廉潔忠信充勇於爲義如豪
濠叛中承心遠王公倡勤王兵首率家僮以應及
八世祖某以死宋難謚忠愍久未有祠乃倡子姪
構廟祀之以至周貧乏恤孤獨久而不倦鄉舉翁
然歸之雖邑侯若鶴山陸公輩莫不賓禮焉又嘗
從羅大宰整菴學性喜作詩縉紳先生益樂與游
忤間遇詔例爲輸俸授王府引禮舍人雖非兄所
欲亦重違忤意勉受之今年三月二十九日壽終
六十顧以官守弗克執卮酒從諸子姓後良以爲
恨惟得大賢君子一言以昭兄德之光俾弱族承

桂洲文集

卷之十六

十一

膺享之亦庶幾有大願耳余以爲於詩有之宜弟
宜兄令德壽豈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今觀強
菴行誼甚富然節惠而論尤莫難於友愛之一德
君是以益啣感不忘是謂令德而樂只之大者曰
壽豈曰眉壽固其所也又惡用夫緣督以爲經而
後可以全盡年哉況今 聖天子方營壽域欲躋
一世而納之中其游游蕩蕩乎擊壤於帝力何有
之天者顧非茲善之慶歟昔洛中嘗起者英會亦
惟集士大夫老而賢者爲之無德者雖貴且壽不
與也則是古俗匪直尚齒而又尚德也若強菴者

可謂能有其德矣無藉於引翼而壽祺自我致之
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者不患矣其爲壽也豈不
爲可貴歟都諫君乃起立謝曰賴公之言兄茲不
朽矣壽孰愈於是願奉以歸爲吾兄壽

壽史進士祖母王太孺人八十序

嘉靖甲午春觀吏部政進士史君公甫奉 命使
兩都一日來謁余言曰際繼祖母太孺人王氏今
年壽登八十顧念非得名賢高文固不可以徒手
爲壽敢不請於下執事曰先司諫府君生數歲而
失怙先大父又告逝外難薦至太孺人撫育教誨

桂洲文集

卷之十六

十三

修內政禦外侮卒保有我家以及先君得第爲給
事中及不肖生八月卽失恃暨長未有立尋失怙
外難又益至太孺人撫育教誨出身申理家難克
平際復登第史氏再世備嘗難阨皆賴太孺人起
而振之我子孫從有啗感倘獲大老名筆掄揚耀
尊俎間非特際也之幸卽太孺人蒙獲寵光眞所
謂壽考維祺矣矧我司諫公辱在先尚書公榜末
際忝世講後願公實鑒之全闕之作而嘆曰是太
孺人之德之功其於史氏也蓋卓哉爾矣鞠養二
代之遺孤保全數世之舊業克成子若孫以科第

起家於史氏當爲妣中之功宗凡世之爲繼母爲繼祖母者聞此風亦孰不勃焉篤於慈愛以保其子孫家室于世道豈不爲大有所裨哉然則今日之壽之榮親見其子若孫之繼顯是豈爲過歟孰謂造物者好惡果與人異也公甫乃再拜謝曰太孺人聞公言是爲不朽矣余曰古之人有言伏節易立孤難若太孺人可以爲難矣苟有聞法當大書矧重以子請乎乃爲之歌俾有觴焉歸以爲太孺人壽歌曰華堂春酒琥珀濃綺羅四座喧歌鍾阿母鶴髮明雙瞳錦袍輝映顏紅人間八十度桂洲文集 卷之十六 十四

贈汪東峯陞戶部侍郎序

都御史東峯汪公巡撫江西之明年御史龍洲李君以巡按至兩賢相得政尚惇大弊絕惠流翕然成俗是年秋予蒙 恩賜歸顧瞻桑梓潤被膏澤私竊慶賴焉又明年公特被簡召爲權戶部右侍郎龍洲使來徵予文以贈公行始予舉進士聞公

之賢心慕之及官兵科公爲都給事中相聚朝夕論議天下事並行倚重焉歲己卯 先皇帝班師南都駐蹕潞河宸濠倖至先是百官被旨俱赴行在或議須 駕還京師正濠刑典公毅然曰罪人不可久留且禮樂刑罰自 天子所何必京師密語諸當路曰逆彬手握重兵居肘腋內外權奸爲濠耳目心腹甚衆方人人自危濠入反側子生心變且不測奈何識者悚然是之乃合廷臣上疏請誅濠即日奉允旨濠伏誅行在明日 車駕遂還京蓋 武廟睿斷先定而識微首議公之力也當桂洲文集 卷之十六 十五

名邊幅測其微凜不可犯不察察細故於國家
大事則卓有定識是非利害屹不可搖誠齋爲吏
部廷議欲起先朝廢棄子先論及公誠齋曰吾
弟志不復出姑罷之子退而嘆曰有如東峯而果
于忘國耶辛丑皇上眷公特勤以太僕卿舊職
起公于家公幡然就道未幾保釐江西而司徒新
命薦至矣夫公之正直著在先朝忠讜受知
今上中外想望公之風裁也久而公之所以自任
者甚重今國家憂在邊防而調度之難在國計
公之行也必有以紓九重之慮者矧皇上知
桂洲文集 卷之十六 十六

賀吳母甄孺人七十壽序

正德己卯元朔丙申之辛丑實惟甘蘇吳母甄孺
人衣褐之辰孺人之子道南先時方卒業南雍乃
告於大司成得歸其家國稱慶也至期交于吳子
者咸稱觴更賀丘子時進實謂子曰子其序之以
頌孺人子應曰諾乃執筆而言曰惟吳子之才也

而孺人之德益彰惟孺人之多受福也而吳子之
孝益聞始予闢東泉之館也合同心之士幾十人
吳子與焉而言獨不肖麗澤之益賴吳子吳子之
爲人也言恭而信行端而直勇于求道急于進業
氣岸嶄嶄然望而知其爲奇偉不常之士人皆曰
孺人之教也故曰德益彰及吳子之既舉于鄉而
孺人體益休情益豫每晨起坐堂上吳子率諸子
若孫羅拜階下夜深諸婦挑燈治麻泉夜分而臥
聞書聲琅琅起四壁間曾無纖芥愁苦入其胸臆
今其七十矣朱顏鶴髮步履蹣跚人望之若神仙

桂洲文集 卷之十六 十七

中人人皆曰孺人之有子也故曰孝益聞然他日
歸自黔中吳子過予而謂曰吾二親老矣乃弗克
顯揚階寸祿以爲養奈何觀其色若蹙蹙然者予
應之曰君子之事親也莫難于順其志莫貴于自
重其身順其志養莫大矣自重其身顯莫大矣夫
又何患焉况以子之才其於所願得以孝而親者
譬若耕而穡圃而蔬不丐買而有也雖孺人將不
患此此子夫何戚夫何戚吳子起而謝曰謹聞教
矣遂書此爲孺人壽因以爲序

萬首唐詩絕句錄本序

唐人絕句詩合五七言凡萬首釐爲百卷宋煥章
閣學士番禺容齋洪駒父所彙輯者洪刺之越郡
管經進壽皇盛被寵賚詳見投進劄子謝狀今去
紹熙幾四百年此集不見于世久矣余致仕後復
奉旨同大學士石門翟公少保介溪嚴公直宿西
苑無逸殿介溪携此集抄本夕秉宮燭時時就榻
諷詠石門因以得閱若獲奇寶及示余夢弗忍釋
公乃命中書官就閣中謄二部一以備余覽越旬
日余蒙 恩免留復入閣適此集錄成余喜得縱
觀焉竊愛作者興寄高遠情境融會有數百語不
桂洲文集 卷之十六 十九

能道而每於二十八字中盡之信夫詩乃文之精
者若絕句又非詩之精者耶一日歸簡書笥則有
刻本甚佳詢之乃吳下初刻亦忘其爲何人寄遺
余倍愛而喜然重惜石門公用心之勤不可虛辱
且以容齋手輯復得梓行爲同志者幸云書此使
後人知錄本之自

恤刑錄序

皇上登極之五年爲嘉靖丙戌軫念海內敗法亂
正召災致沴莫甚於獄於是選法官之良者往慮
之吾邑刑部河南清吏司署郎中事王事楊君景

周廼奉命從事兩廣逾年而竣合二省二十二郡
七十八州縣四十一衛所小大之獄咸聽焉訟牒
山積被刑之徒比肩而林立君所至平反如流不
俟終日得其情可矜罪可疑者大辟凡若干人發
戍者凡若干人疏于 朝下大司寇議得俞旨咸
釋宥焉前此諸命使活人多若是者未有如楊君
也旣乃察其事爲錄命之曰恤刑予得而讀之重
有感焉近世治獄之吏以武健嚴酷相尚上下相
毆以刻爲明往往利人之死以自全其身苟据成
案雖咎絲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
桂洲文集 卷之十六 十九

文致之跡明也我 皇上重天下之大命傷太平
之未洽欽恤之意有加焉君以老吏被 命而往
竭乃心力觀諸所辯駁發見幽隱協于法比如庖
丁治牛迎刃而解橫權罪罟多所開宥是足以仰
承 帝德克當天心矣其功豈不懋哉豈不懋哉
春秋書魯臧孫達而禮諫君君子以爲有後漢路
溫舒勸宣帝以尚德緩刑史稱其辭順而意篤空
其爲世家嗚呼予讀茲錄也於楊君亦云

鶴臯榮壽錄序

維楊鶴臯皇卞隱君者系出晉尚書公壺之後今爲

江都鉅宗君名昌標慨有大節貌古而骨奇有類於鶴又性雅愛鶴嘗曰鶴千六百年形定茲其所以壽乎因號以白況於是海內士大夫君得納交焉其親厚者歲必求諸名人詩文以爲壽士大夫聞君之壽亦各以其詩文壽之故自六表以至稀年瑰辭繪句體裁畧備盈諸篋笥茲令子鴻臚君端奉命使閩道出葛水謁予于白鷗園乃出所錄厥翁壽文與鶴阜知足堂詩文若干卷將刻之再拜跽而請曰願乞一言引諸首簡余意蚤歲偕計道楊鶴阜嘗從其季父菊亭謁於瓜步余時壽

桂洲文集

卷之十六

二十

菊亭以詩而知鶴阜能世其家今上改元詔五世同居者得旌其門御史以菊亭名聞適余官大宗伯遂得請而旌之復大書其堂曰同心以勗其後人今且歷六世矣壬寅秋余蒙恩賜歸鶴阜逆于江浦送抵毘陵強健猶昨見鶴阜未嘗不憶菊亭也以余觀卞氏之盛起于菊亭鶴阜善繼之類能以仁儉嚴正率其家人而子孫恂恂然遵稟其訓顯晦咸克自樹立嘗因歲歉出粟千石賑饑朝廷榮之散官至於置義田以贍遠族開義塾以淑鄉秀立義塚以掩暴骼他如文廟之修學田之

助費無慮萬金皆發之繇衷是積而能散可謂好禮也已足編也刻而傳焉可也端坐侍余同朝在門牆爲最久嘉其請懇懇爲之序

記

奉勅撰修建真人府記

欽惟皇上以神聖文武誕膺景命道合上玄孝通神明以恭默源萬化以仁壽域羣生陶以太和躋之至順無爲協帝好生治世之德極夫盛矣萬幾之暇猶復適意玄宗究觀元化思以神道設教感通天人於是遵文祖列聖之遺矩即

桂洲文集

卷之十六

廿一

大德顯靈宮建昊極尊明殿於彌羅閣之良隅賜名曰嘉慶福地像設崇嚴宮宇崇邃羽儀法駕雲擁星陳蓋將感會通仙祇肅百靈迎貺祝釐以元昌帝緒保延聖齡上培慈壽下啓農祥爲國家祈禱集慶之第一洞天也既迺寢寐真風徵訪至道乃嘉靖三年冬龍虎山道士邵元節者齋鍊來京上召見卽奇之明年歲內旱上命元節立壇昭應雷殿禱雨輒應既而還山四年復召主五年上命卽彌羅閣祈晴又輒應是年冬於恩靈濟宮祈雪連輒應絲是聖情感愜都人

賀一上始以顯靈宮道院留居之命爲致一真人
領朝天靈濟顯靈三宮道教事恩典優渥眷顧殊
常比因道院居隘旦夕不足以敷演科成宣揚經
典今年某月上特命內官監太監某往相度之
拓所居東隙地前後左右共爲屋二十楹作亭開
軒環植花卉合故所居爲一區繚以周垣表其門
湖曰真人府以爲元節修鍊之地誠異數也經始
落成僅兩閱月而工告訖上親御宸翰命臣言
立書其事於石臣聞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
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

桂洲文集

卷之十六

世二

不爭爲行與易云何思何慮語云仁者靜壽之說
殆庶幾有合焉今皇上以至德典神天以大
敷化理太和元氣在我明宇宙間益渾渾乎聖
靈乎真可尚已彼黃老之治已不望其下風矧秦
漢以來方士之言一切奇技小數又惡足以動
聖明視聽哉惟是真人臣元節業尚冲密恬澹幽
深抱真葆光冥契玄化足任祝祠之事兼能幹
心靈鼓舞元命驅役龍雷捷於影響累證禳禱之
功是皆有裨於皇上敬天勤民之化其所以
天休而贊景福者誠不能無萬分之一助是宜

龍霧選置琳宇託廣廈以帡幪縹雲天之葩覆
也臣言既紀其事謹再拜稽首繫以銘言銘曰於
惟我皇德尊業光受命永昌奄有萬方承天主
神景運維新惠徽玄仁福國壽民大德顯靈皇
祖經營適觀厥成昊極尊明玉像孔嚴神人具瞻
仙都法筵迺潔迺蠲咨爾真人含和茹醇御氣飛
神鶴駕鸞輪出入無窮微妙玄通雨雪從空時汝
之功彌羅閣傍有室有堂神君皇皇呵禁弗祥玄
構巍巍長廊繚迴丹光宵暉白日風雷月戶雲關
霞衣星冠午夜升壇環珮珊珊聖澤洋洋爲龍

桂洲文集

卷之十六

世三

爲光自天降康萬壽無疆慈極安安南斗光占
瓜瓞綿綿則百斯男時和年登萬邦以寧禮臣作
銘垂千萬齡

贊治堂記

嘉靖十年辛卯九月十有九日乙巳上御奉天
門視朝畢玉音宣吏部來前授之手勅以太
子太保禮部尚書李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預內
閣機務以臣言爲尚書代時仍兼翰林院學士理
部事命下朝行動色相顧歆異倍常蓋是舉獨
出宸衷簡擢從天而下人無豫知者本朝典制

惟入內閣爲大學士拜吏部尚書始 特降手敕
言承乏禮部侍郎纔月餘而遽領大宗伯又與輔
臣同手勅之命益甚榮矣故事拜尚書以上官例
有辭疏是勅廻 上親灑宸翰令亟就職勿辭尤
爲異數是日駕過文華 上御殿右室召 臣言入
見 命觀製闕丘神碑諸香木明日駕幸南城復
召見于崇實殿 面諭建寧壇事久之事畢 臣言
稽首致詞曰 臣庸陋無堪伏蒙 皇上非常簡拔
授以尚書重職無任惶懼昨奉手旨不敢辭避 臣
不勝感戴 聖恩叩頭謝大學士李時翟鑾尚書

桂洲文集

卷之十六

廿

汪鉉俱在 臣言跪於時左 上欣然右顧 臣曰卿
才賦英敏而學行俱優典朕三禮宜夙夜惟寅以
贊朕治 臣復惶恐叩頭謝自被命以來深惟淺薄
曷足仰承 聖天子休德然祇服溫綸虛恭禋祀
則罔敢怠遑明年壬辰十一月蒙 恩加太子太
保 賜白金文綺又明年癸巳三月 詔考察京
朝大臣例當自陳言上疏乞解位乃 御筆親賜
批荅曰卿典司邦禮多所裨益朕方任用宜以古
名臣自期以贊朕治不允辭 臣言感激之餘仰而
皇言終始以贊彌望 臣至期以古之

名臣奉至渥也 臣何足以堪之書曰夙夜惟寅
哉惟清比帝舜命伯夷作秩宗之詞也而 皇上
亦以此命臣夫 皇上聖德真比隆虞舜矣顧臣
何人乃敢希蹤伯夷邪比以部署小大解宇歲久
多壞乃具請 上命大司空亟加修葺先是尚書
無署之東有隙地一區舊屋數十椽頗甚茲乃謀
盡撤之取新材構堂五楹前作一軒左右翼以小
至重局禮院竊爾清謁而歲時齋居旦夕草奏恒
寓於斯經始於是年五月再閱月而工告訖願瞻
茲堂之成仰思我 皇上始而命臣終而留臣

桂洲文集

卷之十六

廿五

主音再發惓惓以贊治爲言則淵衷簡注所以責
望之者厚矣而臣何所効其荅稱哉乃謹拜手稽
首大書 天語以名其堂曰贊治將以昭 上德
而厲臣忠俾朝夕顧諟以自警於心以無忘 聖
主命官圖治之意而非敢爲燕安觀美計也且使
它日嗣臣而典禮者又將感佩綸言益務寅清之
政繼繼承承以贊 聖子神孫億萬年無疆之休
治則是 皇上一言而世爲人臣勸不獨爲訓迪
臣言而已顧不遑哉於戲周公曰至治馨香感于
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臣敢不是爲 聖天子